群众演唱材料

小武松

黑龍江文藝社編

中央群众藝術館
中國戲剧家协会 推荐

寡大姐相親（二人幫）
小　武　松（快　書）
閒　病（相　声）
緊急密件（快書）
顧　一　头（相　声）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716.1
872
存

內容說明

二人轉"龍大姐相親"是通过一个很有風趣的婚姻故事，歌頌了農業合作化以后農村的新面貌。快書"小武松"是反映一个十七歲的女青年，奋不顧身从虎口里救出小孩的故事。相声"鬧病"尖銳地諷刺了領導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風。快書"緊急密件"不但批判了假公济私，把舞票当作緊急密件的个人主义者；同时也歌頌了忠于工作，敢于向落后思想作斗爭的先進人物。相声"顧一头"批判了農村中自私自利的落后思想。这集演唱材料，均系中國戲剧家协会和中央群众藝術館推荐的优秀節目。

（群众演唱材料）

小　武　松

黑龍江文藝社編

*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爾濱道裡電車街九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００１號

哈尔濱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1/32 · 印張 6/8 · 字數 6,000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哈爾濱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哈爾濱第一次印刷

印數：1－19,000

統一書号：T10093.73

定　价：(5)0.08元

麗大姐相親（二人轉）

石　軍

女：（一板胡胡腔）遍地白雪
閃銀光，
男：大道上粮車排成行，
女：从后边跑过來大汽車一
輛，
男：插一面大紅旗随風飄揚！
女：紅旗寫着斗大的字：
男："新華集体農庄"送公
粮。
女：（快板流水）这農庄今天
办喜事，
男：鍾貴祥四十三歲作新郎。
女：提起來老鍾找对象，
男：小孩沒娘話挺長：
女：老鍾他五年前死了老伴，
男：抛下了一个男孩一个姑
娘。
女：常言說琵琶断弦彈不响，
男：一棵孤樹怎成行。
女：白天下地干活还倒好，
男：到晚上回家分外凄凉，
女：衣服破了沒人补，
这一对可愛的孩子沒有
娘。
男：有心托人找个对象，
又怕条件不相当。
女：这正是秋收割完地，
老鍾家來了王貴的愛人李
玉芳，
進門先把鍾大哥叫，
有件事來和你商量。
男：有事你尽管和我講，
能办到的一定帮忙。
女：玉芳說我想給你介紹个对
象，
我倒是想要帮你的忙。
男：老鍾他兩只眼睛把玉芳
看，
不知道条件相当不相当？
女：玉芳說提起住处你知道，
离此地卅里叫前平房。
这个人今年整整三十五，

身边有个十歲的小姑娘，
四垧土地入了組，
倆馬一車还有三間房。

男：老鍾說生活好坏是小事，
不知她身体健康不健康？

女：玉芳說薅草鏟地赶上男子漢，
炕上地下比我强。
王貴前天到平房去，
听說有人給她介紹一个不大相当。

男：老鍾說你把条件說說看。
（轉慢四平調）

女：她的条件是不离开前平房，
大哥你可要想一想啊，
千万自己拿好主張！
李玉芳坐了一会兒回家去，

男：鍾貴祥吹灯躺在炕头上，
想起了自己独身的苦，
摸了摸睡着的兒女也該有个娘。
想到此划根火柴把烟点，

女：照的那牆上獎狀一發光，
这光好象一道电閃，

男：鍾貴祥忽然想起自己的農压。
想当初我們組只有三匹瘦馬，
到如今牛羊馬群都成了帮，
社会主义是我們的远景，
这幸福生活越过越長。
对！她就是百匹馬來千垧地，
思想不投咱就算黃。

女：胡主任知道这件事，
忙找玉芳去商量，
他二人如此这般核計好，

男：李玉芳坐汽車到了前平房，
不用問路把龐大姐院進，

女：龐大姐笑盈盈的接出房：
什么風刮來了你这位香客？

男：兩个人手拉手兒進了正房，
李玉芳脫下大衣上了炕，

女：多日不見話兒挺長。

男：嘮着嘮着話归正：
叫大姐我來有事和你商量，
我姐夫不幸得病死，

我听見消息很悲伤。

女：一句話勾起大姐心中事，
唉声嘆气眼泪汪汪：
自从孩子他爹前年死，
家里家外我一人忙，
虽然日子还能过，
可遇事無人帮我商量！

男：玉芳說我就是为此事來找你，
我們農庄有个人兒挺相当，
忠厚老誠非常能干，
劳动模范身体健康！

女：龐大姐臉兒一紅沒說話，
怪不得玉芳來到前平房！
玉芳啊！出一家進一家可不容易，
我这里有土地和車馬房。
当初也曾發过誓，
嫁誰也不离开前平房。

男：玉芳說你还是封建思想，
过日子哪里都是一个样，
誰跟誰去先不論，
你先看看人兒相当不相当。

女：兩个人說說嘮嘮天色晚，

男：躺在炕上緊商量，

女：大姐說我去看看倒可以，
拿什么理由進你們農庄？

男：玉芳說我們谷子長双穗，
你就說串換谷种又何妨？

女：这一宿大姐沒睡好覚，
想想前想想后又摸摸姑娘。

男：公鷄啼鳴天放亮，
吃完飯孩子上学堂。

女：龐大姐穿上新棉襖，

男：兩个人來到公路旁。

女：听得远处汽車响，

男：綠油油的直放光，

女：說話之間車來到，

男：玉芳急忙把手揚：
大姐，这汽車是我們農庄去年買，
这是進城去送爱國公粮。
二人說着把車上，
大汽車嗚嗚一响奔農庄。

男：（車趟子調）跑过十里薛家井，

女：穿过二十柳樹行，

男：玉芳举手往前边指，
那就是我們新華農庄！

女：龐大姐台头往前看，
大玻璃窗閃閃直放光，

屯后一排大榆樹，
樹行前一片大草房。

男：車到庄前哞哞叫，
拐弯停在場院旁。

女：龐大姐下汽車四下望，
这農庄和我們屯兩样風光！

男：大谷垛大豆垛都在場院擺，
一拉流鋪上三个場，

女：这边打的是黃金谷，

男：那一边打的是紅高粱，

女：靠东头鋪的是大苞米，

男：量一量苞米棒子一尺多長。

女：拉碾子三八二十四匹馬，

男：菊花青白头芯还有干草黃。

女：（快四平調）龐大姐听得一陣嗚嗚响，
有一台大机器緊靠場院牆，
好象是大汽車光响身不动，
有个人站在机器旁，
豆鋪子送在机器里，
轉眼間吐出大豆閃金光！
看的个龐大姐直了眼，

男：李玉芳微笑不語站一旁：
今天叫你开开眼，
看一看你們屯好还是我們農庄强？

女：龐大姐想到机器旁边去看，

男：李玉芳上前拉他的衣裳：
願意看暖和暖和領你看个够，
一天的工夫着什么忙？

女：大姐說那边是什么机器？

男：玉芳說那是脫谷机正在打場，
打的又快又干凈，
不用馬工人也省力量！

女：龐大姐不住把头点，
心里羡慕集体農庄！

男：玉芳說咱們進屋歇歇去，
坐汽車冻的我手脚冰凉！

女：龐大姐臨走又回头看兩眼，
这样的生活誰不希望？

男：李玉芳放着近道他不走，
拐弯抹角走進了農庄的院牆。

女：龐大姐進大門仔細观望，

好一趟九間大正房，

男：东廂房裝滿新式農具，
西廂房南边是碾道北头是粮倉。

女：龐大姐緊跟着玉芳走，
兩只眼东瞧西望左右忙。

男：兩个人來到了玉芳她家里，

女：这屋子收拾的眞漂亮，
有一口紅漆大櫃炕柜擺，
大花被褥三四床，
地下桌子擺壺碗，
牆上獎狀直放光。

男：李玉芳把大姐讓上炕，
她燒完开水嘮家常；
嘮起來農庄生產的事，
又嘮他們分回多少粮。

女：龐大姐看見人家想自己：
同样的姊妹我多凄凉！
在組里比人家多挨累，
多挨累还得少打粮。
想到此她向窗外望，
又只見牛羊馬群回了庄。

男：玉芳說这都是我們的財產，
四十头牛还有八十多只羊。

女：龐大姐自言自語說句話：
这眞是幸福的集体農庄！

男：玉芳猜着大姐她的心意：
大姐呀！
到社会主义比現在更强！

女：龐大姐听說这句話，
直勾勾的看玉芳：
眼看着人家要到社会主义，
我們还在半道上晃蕩，
我們屯就是成了生產社，
得几年才能到集体農庄！

男：她二人吃完晌午飯，
玉芳她扯东嘮西不着忙。

女：龐大姐想起自己的事，
心着急又不好意思催玉芳，
好容易找个引子把妹妹叫：
串換谷种得和誰去商量？

男：李玉芳說咱去找主任。

女：他二人來到農庄的大食堂，

男：庄員收工正吃飯，

女：說說笑笑吃的眞香！

男：李玉芳找着胡主任，

女：主任說得找生產隊長去商

量。

男：他二人往西头去找生產隊長，

女：龐大姐暗暗埋怨李玉芳：
串換谷种不过是咱們借口，
为的是要把那个人相，
你怎么对谷种这事抓的緊，
把主要事情扔一旁？

男：走到了一家門口玉芳就叫隊長，

女：从屋里答应一声嗓音宏亮！

男：兩个人先后把屋進，

女：龐大姐看这个隊長眞健康！
濃眉大眼赤紅面，
膀大腰圓有力量！

男：玉芳把來意講一遍，

女：这个隊長点头說得打完場，
双穗谷子咱們还沒打，
現在打的是愛國公粮。

女：玉芳她問長問短不願意走。

男：龐大姐坐在一旁把屋子端詳。
看样子东西不少就是有点乱，
牆上的獎狀好几張，
新被褥不叠堆在炕里，
暖壺放在櫃子上。
看起來庄員家家生活好，
不知道那人怎么样？
有心催着玉芳走，
他二人越嘮話越長。

男：李玉芳她嘮了半天才起身走，
在路上她把生產隊長來誇講：
这个人是庄里模范隊長，
办事認眞又穩当。
想当初他和我們主任在一起，
那时候三四瘦馬拉犁杖，
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难，
才有今天的这个農庄！

女：龐大姐不住点头称讚，
話到嘴边口难張，
有心說我想看的不是你們隊長，
为什么你沒用的話兒这么長？

死丫头！一定有心别我項眼，
故意叫我心里着忙。

男：李玉芳台头看看天不早，
那送粮的汽車又回了庄，
他急忙叫声龐大姐，
你呆会还坐它回你們平房！

女：龐大姐聞言心一怔：
难道說叫我白來这趟農庄，
好！你不講來我也不問！
唉！我这样想法也不妥当，
我們是多年老姊妹，
我就是問問又何妨？
臉一紅低声把妹妹叫：
不知道那个人在沒在農庄？

男：玉芳她憋不住抿嘴笑：
这个人就是那生產隊長鍾貴祥。

女：龐大姐臉象巴掌打：
死丫头办事叫人悶的慌！
嘴里說心里突突跳，
我看这人可眞相当。

男：玉芳說这人有个怪脾气，
一时一刻也不离農庄。

女：勾起了龐大姐心中事，
台头又看見机器打場，
虽然是連來帶去一天整，
不由的自己要改变主張。
幸福生活在我面前擺，
我为何还留恋那前平房，
常言說人往高处走！
雀鳥还奔亮地方！
想到此处把玉芳叫：
这个条件好商量！

男：（大救駕）玉芳一听心欢喜，
緊緊拉住大姐的衣裳：
这个条件你应允，
我們就給你准备新房！

女：說的大姐紅了臉：
死丫头就是舌头長。

男：龐大姐坐着汽車回家去，

女：打完場也送完爱國公粮，

男：区上召开一个劳模大会，

女：龐大姐又遇見鍾貴祥。

男：鍾貴祥是農庄的模范人人誇獎，

女：龐大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回家來給玉芳捎去一封

信，

男：農庄里欢欢喜喜收拾新房。

女：这一天農庄上敲鑼打鼓，
龐大姐兩馬大車赶進庄。

合：大礼堂貼上双喜字，
鍾貴祥四十三歲作新郎，
農庄丰收添人進口，
双喜臨門喜洋洋。

小　武　松（快書）

邵　堯　夫　改編

說了个武松才十七。
“十七？”
“啊！”
兩根小辮黑黑的。
“女的？”
“可不。”
那位同志火了：“你胡說八道啊，哪有女武松呢？”
不信，你听着
說的是今年四月二十八，
紅紅的太陽把山兒压，
風吹那竹林颯颯响，
采茶的姑娘轉回家。
村庄的周圍是高山，
山嶺上長遍了竹林和鮮花，
村西边一片果木樹，
村东头住着張大媽。
張大媽有个女兒年七歲，
起名就叫張小娃。
小娃她人小心眼好，
会說会道敬媽媽，
看媽媽作飯她就去燒火，
媽媽下地她看家。
大媽愛她如珍宝，
把小娃打扮得象朵花。
这一天五个小朋友把她找，
找她到外边去玩耍。
小娃在媽媽面前撒个嬌，
孩子們就象一群小鳥飛出家。
霎时間跑到了村西的果樹林，
小娃她領头騎竹馬。
騎完了竹馬捉迷藏，
都蒙上眼睛來抓瞎。
孩子們玩得正高兴，

忽听得樹叶子刷拉拉!
小娃她順着樹縫仔細看:
咦! 有一只大猫順着樹縫往这爬。
兩眼閃閃直放光,
張着大嘴呲着牙。
小娃他翻翻眼珠心暗想:
"誰家的花猫也沒这么大呀!
莫非这就是媽媽說过的大老虎?"
小娃越看越駭怕!
她急忙喊住了小朋友:
"别玩了! 快回家! 山上的老虎下來啦!
小娃她說着轉身剛要跑,
这老虎咋的一声竪起前爪來扑她!
孩子們連哭帶叫往村里跑,
这老虎从腰間一口叼起了張小娃!
老虎它抹身就往山崗奔,
小娃她連吓帶疼小臉煞白直叫媽。
孩子們叫哭連天跑進村,
驚动了十七歲的姑娘王愛華。
王愛華是青年团的小組長,
曾經是三好学生帶过花。
她剛剛放学回家轉,
只听得孩子們嗓子全喊啞。
愛華她順着孩子們的手兒仔細看:
啊! 猛虎叼个女孩子兩条小腿还緊蹬躂!
她判断孩子还活着,
决心追去搭救她。
她心急似火脚如飛,
顧不得路上的坑和窪。
她脚下加勁心里想:
老虎的力量那么大,
憑我怎能降服它?
倘若是小孩救不了,
恐怕是我的小命也白搭。
她想着想着脚步慢,
看样子好象是要返回家。
这时小娃在虎嘴里直喊叫,
拼命的掙扎直喊媽。
愛華她眼看着孩子哭又喊,
心里好象尖刀扎,
她的脚步又加快,
說什么也要追上猛虎救娃娃!
她盤好了辮子擦把汗,
撿兩塊石头手中拿。
这时候距离老虎只有二十米,
突然間老虎回头瞧見她,

这老虎脖子一伸轉过头，
大眼睛滴溜滴溜瞅着她！
愛華的眼睛瞪溜圓，
她倚着棵大樹說了話：
“野獸！快把孩子放下！”
（白）“你看看，小姑娘給大老虎下命令了！”
老虎的鬚子动了几动，
轉过头，叨着孩子奔山窪。
愛華一見事不好，
决不能讓老虎進山窪。
她越过小路奔大道，
迎着头把老虎截住啦。
“把孩子快放下！”
老虎这回可急了眼，
猛把孩子丟地下，
張牙舞爪賽老牛叫，
虎鬚子气得直扎煞。
只見它脖子伸直弓起腰，
紫紅的舌头搔着牙！
愛華一見老虎翻了臉，
急忙躲到樹后防备它。
这老虎咋的一声冲上去，
“忽听得叭喳——”
只弄得滿臉的鮮血直拉拉！
“啊！小姑娘受伤了？！”
“嘿！”
愛華她躲得快來打得准，
兩塊石头打得老虎滿臉花！
这老虎疼得咋咋叫，
大尾巴打地响乒乓。
愛華剛想乘机搶小孩，
沒料到老虎縱起身子來扑她！
愛華急忙旁边閃，
这猛虎乘势叨起小孩就逃啦！
愛華咬牙跟上去，
死死盯住不放它。
只累得愛華渾身無力汗如雨；
只跑得愛華嗓子冒烟眼發花。
老虎順着山根走，
愛華順着山坡爬，
愛華她一时双脚沒蹬住，
嚨里咕嚕滾到山坡下。
这一滾，滾的好，
可把老虎吓坏啦！
丟下孩子上山坡，
蹲在坡上看愛華。
愛華的胳膊臉蛋全摔破，
血水往下直滴答。
她强打精神睜开眼，
忽然看到了張小娃。
这时她不顧疼來不顧累，
撑着身子往前爬。
緊緊把小娃怀中抱，

这下子可把老虎气坏啦!
爱華她使尽气力忙站起,
猛虎它撅起尾巴把山坡下。
爱華要回家,
老虎要吃她,
正在这个節骨眼,
全村老鄉赶到啦。
棍棒刀槍高高举,
还有扁担和三股叉。
老虎一看傻了眼,
夾起尾巴逃回家。
小姑娘抱着張小娃,
鄉親們圍着王爱華。
小娃的媽媽緊緊拉住爱華的手,
热泪直流說不出話;
嘴唇卡叭半天才出了声:
"爱華呀!你勝过了小娃的親爹媽!"
爱華的事迹傳天下,
俺說她是小武松一点也不假。

(根据新華社通訊"女学生虎口救小孩"改編)

閑病 (相声)

健 旺

乙:老兄,看你近日臉色不正。
甲:有病了。
乙:內科病?
甲:不。
乙:外科病?
甲:不。
乙:產妇科?
甲:我說你長眼睛沒有?我是男同志!
乙:那么您到底是什么病?
甲:"閑病"!
乙:头次听說有这样病。
甲:您不知道,自从我今年六月份由哈尔濱工業大学畢業以后,被分配到建設处工作,到現在快半年了,可合到一塊还沒干上半月工作呢,要說技術工作,別說干就是連影还沒看着呢!
乙:不用說,竟泡蘑菇來着。
甲:我这蘑菇可是处長批准后

才泡的。

乙：怎么，还有这样处長？

甲：从我上班以后，处長找我談了一次話。他說，你來的正好，力量是越發加强了，我代表本处全体人員欢迎你。

乙：說明处長对您很重視！

甲：接着处長把本处的概貌介紹了一下。

乙：你們这个处一定是不小？

甲：先不用說多大，我們处長是按社会主义的机关要求，需要十名清扫員，十五名宣教干事，十名組織干事，三十名厨师，五名收發員，六名通信員，五名打字員，文書，管理員，招待員，各五名。

乙：嚇！攤子不小。

甲：此外，咱处大小五个科長六个主任，非得購置十台小汽車才能顯示出我們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乙：嚇！眞了不起！

甲：处長說："我知道你是技術人員，因为我怕技術員不够才向上級申請要的。不过，現在技術員已經够用了，那么暫时先調你到秘書室工作吧。"我說："处長，我是学……"处長乐了："我知道新同学对分配工作不会講价錢，行！行！行！你就去吧。"

乙：对，不講价錢！

甲：沒法我就去了。别看这秘書室小，可人倒挺多，有正秘書、副秘書、兼任秘書、代理秘書、見習秘書、大秘書、小秘書、主任秘書。

乙：老兄，您做什么秘書？

甲：我做"后补秘書"。

乙：啊！还有"后补秘書"？

甲：是呀，比如盖盖戳，寫个条。一天只听这个叫："技術員給盖个戳。"那个喊："后补秘書請給寫个条。"有的人就說："咱处眞不簡單，連干这个工作都得用質量这么高的大学生來干。"这工作沒干十天我就病了。

乙：累的？

甲：不，是閑的！

乙：这可糟了！哪有治“閑病”的大夫呀？

甲：我又請求处長，我說：“处長，秘書室人太多，再說我又是学……”处長一听忙說：你想調动一下工作是不是？行！行！行！明天你到会計科去吧。

乙：这回有正經工作啦？

甲：可不，我到会計科一看，有打算盤的，有翻賬本的，这打算盤叫算盤会計，这翻賬本的叫賬本会計。

乙：那么您干啥？

甲：我保管賬目和算盤叫“保管会計”。

乙：啊！沒听說！

甲：我一天專管鎖鎖櫃，拿拿算盤，倒倒賬本。

乙：这不又閑坏啦！

甲：不，虽然工作这么閑，可这会計科一天幷不寂寞。八小时工作中还有四个半小时“特殊时間”。

乙：什么时間？

甲：“特殊时間”是为了提提精神。

乙：这精神怎么提？

甲：閑扯蛋！

乙：啊！一天八小时之內还有四个半小时的扯蛋时間！

甲：是呀，这个清福我可享受不了，沒过十天……

乙：又得“閑病”啦？

甲：我又去找处長。这回我可得向处長好好說說。我說：“处長，我是学工程設計的，請分配我作技術工作吧！”

乙：分配啦？

甲：处長一听乐了，嗅！你看你怎么不早說呀，差点沒埋沒了你的天才！

乙：这回可用上啦。

甲：处長說：咱們工会板报組正缺排版，美術設計人員。

乙：不是工程設計！

甲：处長說：对！对！对！从發展眼光來看也可以叫工程設計，我想你一定能適

合这种工作，再說这項工作对你本人的技術提高上也是有莫大益处的。

乙：嚇！

甲：处長又說：將來咱們走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我看你就做“板报設計科科長”吧！

乙：还提升了。

甲：我一听就來气了！我說：处長！咱們單位用不了这么多人，現在正是大建設时期，你就給往外轉轉得啦！

乙：对呀！

甲：处長一听“啊！”了一声說：你这是对总路綫認識的不明確呀，俗語說的好“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飯”，咱們國家正是大建設时期，工作多、任务重，一时來个緊急事可怎么办呢？

乙：你們处長还留后手哪！

甲：处長接着又說：再說我們的人力單薄，怎么样來迎接这雷厉風行的、暴風雨般的、史無前例的祖國大建設高潮呀！別說咱处多你这一个人，就是再多上十个二十个的我还怕不够呢！

乙：你們处長眞是“出家人不貪財，愈多愈好”。

甲：我說这要叫上級知道了，也得給調走，你这处長也得受批評！处長一听沉默好久，一想也对，就說，这么的吧，明天我分配你一件新的工作。

乙：調到技術科去啦！

甲：不，这个工作是非生產性又是非技術性的工作。

乙：什么工作？

甲：这个工作管保不使你再說“閑着”这兩字啦！

乙：噢！

甲：就是成天躺床上睡覚也是我的工作任务。

乙：到底是什么工作？

甲：派我到休养所休养“閑病”去啦！

乙：啊！这休养所还治“閑病”！

甲：处長这么說的：同志，你先去休养几个月，等咱处用人时我再叫你回來。

乙：这不象話！

甲：我到休养所沒呆上兩个月，上級派下來了精簡人員的檢查組，我想这回可該有工作干了，我緊忙找处長給分配工作。

乙：对，該調技術設計科去啦！

甲：处長一听生气了：你是咱处的人，你怎么想往旁的地方去呀？我說：反正这休养所也住不長，讓人家知道了也得給調走。处長一听乐了：不，我有竅門。

乙：什么竅門？

甲：送你到养老院不就住長啦！

乙：同志，您今年多大？

甲：二十三歲。

乙：二十三就進养老院！

甲：不过这回处長的話不好使啦！

乙：怎么？

甲：他跟我一塊被調到需要大批建設干部的地方去了。

乙：鬧了半天，你們处長也有"閑病！"

緊急"密件"（快書）

蔡兴林、馬長青

星期六下午天气陰，
傾盆的大雨下的緊。
許秘書冒雨跑到收發室，
看了看表五点剛过20分。
"小陈，这有一封緊急信，
請你馬上就动身。"
小陈一看"緊急密件"四个大紅字，
下边署名是許林。
上边寫送到玻璃厂衛生所，
火速面交王玉芬。
小陈一見任务緊，
急忙拿过雨衣把袖伸。
蹬上了膠鞋剛要走，